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聖世何以有以此異事

巡撫之差權輿于此

精誠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八

東莞　陳建　著　　西湖　高汝栻　訂

雲間　吳禎　增刪　　高冉焴 虞化　校

癸亥洪武十六年正月元旦早朝鍾忽斷爲二又有鴟鶚自天隕死丹墀見者異之○白虹貫日○命魏國公徐達率列侯郭興趙庸薛顯周武謝成等巡撫北邊訓練士卒○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等曰朕閱古昔聖賢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類聚之至是書成　上乃賜名精誠錄○免應天太平鎮江

平蒙化鄧川等府

沐英鎮雲南

寧國廣德五府税糧○傅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偽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萬餘級蠻民降者數十萬戸○○

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

高汝栻曰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如雲南一省上古不臣自入版圖即以西平世守黔寧之烈民吏畏服二百餘年聲教浹洽可謂便矣然沐氏盤據既久人心頗附漸有跋扈之志如朝弼兇殘不道自干法紀朝廷崇二婦人至二十年不得非 神宗英明縛而付之法使不斃席之中業哉夫沐氏強則尾大不掉朝廷之法不行沐氏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威不震變而通之可以兩全無害是在廟堂上深計之耳

二月免國子監祭酒吳顒以大學士吳訥代之時武臣子弟有怠于學者顒寬縱不能檢束訥向居此職性嚴重推恩義身言並教鏜磔不遺餘力一時士習丕變故命之既而　上又曰國學爲育才之地公侯子弟咸在焉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于務學特命曹國公李文忠兼蒞其事使時加勸勵俾有成就○命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一人至京從翰林院試義

歲貢生員之始

六月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首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

聖德同天

枉法害所
賄殺無辜
殺之痛快

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之毋重傷人命○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惡之曰刑罰禁民使之遠罪非以陷民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未幾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賄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　上命濟論之歸部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于獄扼其吭而殺之　上怒乃下濟獄併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命信國公湯和

築海道訪城

置勘合

法益精密

郭興卒

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更定都察院官以僉都爲左都御史

七月給諸番國勘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眞僞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姦詐之弊但進入貢咨文俱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鞏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興一名子興以與滁陽王同名故止名興以別之

興山甫子也共弟入侍寧皇妃 孝慈崩嘗攝官事後山甫追封營國公次子英亦封武定侯德成驍騎指揮

吳復卒

貫城

中虛則刑平千古慎刑之本

古來功在于國德及于民不止數郡此或

〇安陸侯吳復卒子貴州追封黔國公〇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之陰名曰貫城勅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私邪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爲貫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汝法司官各勵乃心愼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所建之意〇禮部奏定歷代名臣祀典從之

秦蜀守李冰鑿山壅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宜與李合爲一廟漢循良密令卓茂河南縣丞有廟祀黃霸潁川祠之宜葺而祀之以昭除與吳人陸遜及子抗從子凱當三國時以民兼資爲吳將相以光定國公

二時因郡司之請而罷奏之歟

江瀆祠址尚存宋今有司其祠致祭四川陸川土神
載休虎李龍還臣事于梁梁城保障川蜀。邦人祀之
雨暘疾疫行禱必應唐狄仁傑詠立靈陵王衛啟祉
霞嘗禱爲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宋理宗褒祀封忠載
廟宗時爲京畿令孟淙押兵過境縱掠百姓戒諭擒
而斬之。李輔國譖之于朝流建州卒葬于既卒後見
夢于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九江路總管李
黼與其侄秉昭臨難死節廟食于九江義兵萬戶李
宗可從余闕守安慶城陷闕死宗可自刎。余
闕既有祠安慶室以李宗可配享皆從之

宗伯洪武開科狀元

降大學士吳宗伯爲檢討

宗伯金谿人性勁直嘗指斥胡惟
庸累經遷謫大節不回亦有文名

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
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其中式者官給廩

二舉並行文行相兼

傳送禮部會試遂爲定式○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

防國遺政

三代以來體內臣之防無如我太祖者吳栢曰知此者戢正室術揚以爲塚子論孫法流濟繇牒摘之何也

縣擧秀才人才必由鄉擧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于州里之人先從鄰里保擧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閒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監也朕爲此者所以戒未然耳○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以

國初用人其可謂立賢無方

便人多少亦一陰功也

通經儒士陳玄、爲右僉都御史、林芝、爲司經局試正字、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申定文臣封贈蔭序之例、併定武職嫡妾、封贈之例、

十一月、景川侯曹震請開建昌古驛道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于瘴癘今詢問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此閑暇之時開通其道以瀘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爲便從之

閏十一月大明清類分野書成詔頒賜秦晉諸王

其書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凡郡縣之下、又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爲十二卷、

論平雲南功封大將傅友德潁國公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賜鐵券其他成張龍王弼先已有功身受侯封今既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與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鐵券餘陞職賜金帛有差○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視之及卒年四十有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

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踔厲奮發至遇大敵意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東征西討挺立殊勳威震遐邇名播華夷性好學躬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書師金華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出為詩詞皆雄壯可觀所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曹國公

河南大水禾稼淹盡命附馬都尉李祺往同有司驗民

陳遇卒

遇可謂明哲保身

戶口頒爲賑恤○江寧陳遇卒

遇初爲元溫州路教授兵退隱於家國初以秦元之薦 上致書禮致與語大悅俾典機務籌畫禮待甚厚稱爲先生而不名車駕屢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官辭常命爲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爲太常卿爲禮部侍郎拔後除禮部尚書皆固辭每召見賜坐顧問賜宴賜肩輿校尉十人昇其出入前後錫賚無算臣以過被譴者率爲救解 上亮其誠未嘗爲忤命其子恭宿衛亦辭蓋恬淡靜退始終一致至是卒賜葬鍾山

○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

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幾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矣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 上曰二說皆難

造海舟

執法不撓

天有風雨露雷無所不施以人立教亦然

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遼東多颶風命東川侯胡海榮陽侯鄭遇春督金吾等衞造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死孕婦律當絞者其子乞代父刑詔大理寺詳議大理卿鄒俊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寃何由申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其議○命立遼東學校○上謂禮臣曰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皆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

往不行

驕然道化彼以風氣爲拘者其陋

禮讓而民化且德曾謂邊境之人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月高麗遣使張伯崔清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

按朝鮮周封箕子地也秦遼東外徼漢初爲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東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于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即樂浪也已而東從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從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四百餘年元至元中兩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隣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面難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好鬼惡殺戮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

歷代帝王不眩不惑者幾人哉聖祖了然讒佞何自而入

三年始裁歲飲食用籩豆官吏服威儀居皆若洪衣多麻紫以臣制漆以稅醞酒法無常係刑不慘毒山川九畝神慶北岳海鳴綠江為大產金銀鐵山晶體細苧布白硾紙狼尾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梢魚昆布花紊榛松人參茯苓之屬國對洪武二年即奉表稱臣朝貢不絕至是以其違約不恭故諭責之

十二月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諂諛諂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諂言則聽用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又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加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令

此本孔子德禮刑政之論而洞其真者也古來人君鮮有談及

朝親官上土地人民圖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愼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始治化醇至若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治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

言路不廣則此策爲救世一字若于不以人廢言言可以人廢乎哉

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于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慎毋以禮樂爲虛文也○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志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禁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後禍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脈　上善其言

徐達卒

乙丑洪武十八年二月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

可爲勞臣

還即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至是召還京師至冬疾作

情至語字字帶淚

年五十四追封中山王諡武寧賜塋鍾山之陰 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勲今邊胡未殄朕方倚重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遂殞其身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歔欷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乃著其勲烈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勲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命配享 太廟塑像祭于功臣廟位皆第一子男四人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勲衞增壽左都督應緒都督僉事長女 仁孝文皇后次

吳王妃次代王妃

上自起兵渡江，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為心膂股肱，戮力行間，四征克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方在軍中，延禮儒士，就古兵法，及將帥行事，親斷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謹仁厚過之，甚能輔成帝業，為開國功臣第一也。○陳建曰：徐武寧王天性端謹，尊重上下，咸敬。上嘗召武寧夜飲，命左右勸之使醉，既而令內侍送至舊內寢，吳王時所居宿焉，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也，則以重幣結之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與女以侍巾櫛，武寧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資裝，且謝負約。武寧之厚德如此。

乙巳初昏，五星並見。

三月，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子寧

次之三月策士于奉天殿擢丁顯爲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受翰林修撰

黃子澄初名湜練子寧初名安俱以字行後死于建文之難丁顯後棄職歸隱業醫聞焉

上守邊策

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内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 陛下爲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于異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

此策在承平時尤宜行

進士觀政始此

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初選進士爲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 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

四月五色雲再現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上曰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致災異之來不復能弭益誇侈之心生則謹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

討思州五開山洞蠻

○思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寇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輙竄

周德興卒

功成身退極得持盈之理

築海城

朝廷澄刑

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底其地。恐蠻人驚潰。乃于諸洞分屯勦捕。盡其巢穴。俘獲四萬餘人。旋師。是冬周德興卒。○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喜。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面諭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等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衛。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為眾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遂鞫得實。以熂與擅威福。并文徵等誅之。

五月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沔陽指揮僉事潘進力
修屯田以足軍食甲兵精利遷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
○朱善進觀心箴○以褰璐爲中書舍人每奏事率稱
旨數蒙獎賚一日奏事畢　上從容問曰汝非褰叔之
後乎親灑宸翰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自是大見信用○
○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
詞連天下諸司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招指賊鈔寄
借遍天下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廷舉言法司逼令桓
等妄指平民皆歸謗朝廷於是遂將審刑司右審刑吳
庸等凌遲示衆以息天下之謗乃編榜天下　詔曰嗚

呼罪盈自已蠹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闔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闔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闔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闔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闔部等贓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閑贓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為民設官為民造福必欲除姦復生姦甚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令詔天下凡我良民憐朕不敏以居君位書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天俯察求后姦貪愈增若此人必為之柰何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

儒士劉三吾湖廣茶陵人博覽記元為廣西儒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茹瑺薦召拜是職時年七十三

○繫天下罪囚于烈山詔文武大臣錄之都督僉事沐
春錄其可矜疑者奏釋數百人明年蔚州民告變那海
者搆逆　上命春馳往至則逃春厲兵襲而捕之推較
得實白其誣詿者又全活百人
四月彗星見掃翼後掃天廟未幾太白經天　上遣使
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愼
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
擊勿失不可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以朱善爲文淵
閣大學士○命江夏侯周德興招集故元將校○丹徒
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道以事當就

以當逆之民爲民而願其法也

遣民數十餘人請關疏其撫民有方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

築觀星臺

七月山東北平雨水愆期歲苗有虧詔令歲秋糧盡行蠲免○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雞鳴山○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

誠實而有威嚴六字括盡修齊之指心印周文

朱善卒

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曰誠如　聖諭未幾以疾卒

善豐城人字備萬隱居著述以理學爲己任洪武初爲郡學教授薦爲翰林修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爲待詔歷大學士以疾歸卒年七十二

○高麗遣使進貢　上諭禮部曰高麗王顓被弑其臣欲掩已惡來請約束不已是以索其歲貢以試誠僞今旣聽命宜與之約削其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汝宜諭之○福建按察使陶垕仲表請父兄復還聚處詔許之垕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徙鳳陽將臣幼弱貧苦賴兄撫養有成其後兄亦爲鳳陽軍吏今臣叨蒙　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許之垕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上雅重之故陞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貪緣爲奸垕仲至治贓吏數十人

陶厔仲可湔名宦

討東蘭州蠻寇

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祿雖厚自奉儉薄有餘悉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是時布政薛大方貪暴厔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厔仲至京奉白大方得罪詔厔仲還官闔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辛巳慶遠府東蘭州蠻冦韋富撓作亂廣西都指揮使司討定之富撓之先自唐宋以來據東蘭西蘭二州僭竊高反時竄匿山谷迄故元富撓之父晏勇仍據東蘭至洪武十二年富撓始遣其家人韋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匿富撓名以為已物 朝廷初不之知因以錢保為東蘭知州既而錢

保徙欽暴恐山民不服遂從官撓作亂及官軍討之擒其黨韋公頻始言錢保自襲之故於是執錢保除官代之蠻民乃定

武臣子弟入國學

八月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于富貴又以父兄早殁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俾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

平洞蠻吳面兒

九月洞蠻吳面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楨進兵勦除和等進古州討上諸洞以計誘擒之械送京師誅之諸洞悉平○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

務本之論

之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綉庶幾可絕其獘

平廣南叛酋

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爲總兵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叛酋平之○命蜀王閱武于中都

蜀秀才

蜀王上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釋典上所鍾愛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荊蘇伯衡及名儒來復等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後建資訓堂尊不經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寳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國初諺云為官不要錢王役無蓋擬一時法嚴知此惜秋若舊王叔英有孝子傳

○詔舉孝廉之士○詔天下[illegible][illegible]令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築城役有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作築城役日用錢數千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資力豈堪此旦夕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爾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懈季用得不死時告荘甚重令益嚴告而謫戍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煦謀於父僚同事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昕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於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

存心省躬二錄

再征雲南

主文興訟師表裏為奸治之狀當嚴

江亦民之二包空二

同事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之○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為鑒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錄又命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命潁國公傅友德同長興侯耿炳文等再征雲南猺洞西浦貴州諸蠻平之○上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盡數起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衛充軍○議定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為限

禮視之
輪班匠

更番赴京輸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家徭役著為令

二月建馴象衛及太平所

高汝拭曰馴象衛之建所以控制兩廣也兩江千里提封溪峒苗落制馭鈐轄止有馴象太平不已薄乎且西北則牂牁羅甸自杞以南又隣交趾皆所當備者此南寧所以為要不可不慎也

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　上復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蘇州府常熟縣知縣成黻奇判事堂上有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黻奇怒其越

威福不測真可鼓舞來保平麻哈苗獦

倪孟賢亦良吏也即此一事其用心于民可知

體執之事聞　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寧波府李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慈谿縣縣丞秦仲彰械仁生至闕下　上嘉之陞仲彰爲寧波府知府降仲文爲慈谿縣縣丞○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作亂征南將軍傅友德討平之○西平侯沐英請置雲南屯田從之○處州麗水縣民有賈卜者嘗走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五十七人聚衆謀亂　上怒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皆云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輯撫斯民

保全善良之至計

安于田業。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之意耶。即具疏 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來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陸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御製大誥三篇成。頒示天下

御製大誥　戒

為防之密

初　上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汙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倣成周大誥之製以訓化之仍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篇大誥　上親為之序○命宋國公馮勝分兵置衛控制大寧諸邊

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椿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從知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

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十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國家大費何以貸。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因于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總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九月。命滎陽侯李通等。領兵捕象于廣西左江之十萬

山

丁卯洪武二十年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豫暢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在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人君父天母地子民皆分所當盡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爲蒼生也○軍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紋下紋上黄塯下黄塯者舊產銀礦前代嘗採取令錮閉已久請復開之 上謂侍臣曰凡此言利之

臣皆戕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室採金其初茂頗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宜效之

二月　上躬耕耤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于壇所諭之曰耕耤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羣臣享胙于此非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　上讀洪範太息以爲天人之大統也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穀族皆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

魚鱗圖冊
聖祖英明
辦[illegible]不易
故一時任
事之人亦
不敢撓以
私令即有
一二賢守
令初未嘗
不銳意丈
量所積年
引枕巧弊
貴生覺侵
劃削且盡
成可奈何

稽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毎爲惕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自爲訓釋○置兩浙防倭衛所○浙江蘇州等處造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相習成風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粮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粮長四人使集糧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按宋季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幾議行經界國初魚鱗冊即經界意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兼并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君子已為之長太息矣至是復增詭寄之弊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惑矣歷考前代禍亂多由于貧富不均使奸雄得以為辭我 聖祖所以深惟厝火積薪之慮而亟加整頓也今日此弊視國初益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乎

三月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當者 上曰為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以理御數則得其常者多

時有未至耶

三月雲南左布政張紞秩滿來朝 上以紞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

防倭

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乞并論前罪誅之 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救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罪釋其照則刑平矣聖祖此論可爲萬世決獄之法

○儀禮司官欒子雖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剌吾至馮勝

營勝復遣人送入納哈出所丁酉馮勝等至遼河之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剌吾還至松花河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慇勤乃剌吾因諭納哈出以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赤參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納哈出送乃剌吾至漠北虜主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剌吾久被俘囚今復生還奈何殺之因得免復還納哈出所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其衆由是虜衆多有降意時臨江侯陳鏞

納哈出降

殘元臣族已盡惟納出向擁衆金山數擾之至是始降

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遂陷虜死之○大將軍馮勝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鵞莊一曰龍安一秃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剌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欵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秃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唶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

因酌酒酧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謂其欲遁也直前將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有十餘萬在松板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余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乃降勝以禮待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挽聞上茂罪狀令械茂至京茂勝之婿也勝每于衆中卑折

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卿之。乘納哈出之降。而歸咎於茂。茂王會有言勝娶虜妃者。受其良馬者。又有言其失騎三千者。故茂得自陳其所以。并訐勝過。上曰。如爾言勝亦不得無罪。收其大將軍印。召還京。茂削爵安置嶺右。○眞臘國貢象及香

按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分為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為水眞臘。北多山阜。為陸眞臘。後復合為一。宋宣和初封為眞臘國王。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為占城王。占城遂為屬國。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落人衆。地亦廣。其俗尚侈華。陳向為上。右手為潔。縣鎮風習。大類占城。王二日一視朝。婚娶然燈不息。耗力耕種。産銅金。諸香象。翠羽。嘉樹異魚洪武六年來貢。至是王參烈保昆耶耳若者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

八月封何真爲東莞伯

真自歸附以來歷山東江西累攻山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其三子

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　上賜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戶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乙未萬壽聖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官於文華殿

十月[illegible]　歷代忠臣廟于雞鳴山之陽每歲致祭著爲祀典○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

秦始隋煬生事四夷無病而服藥也宋遭金禍俛首以貢金帛不能一矢加遺是畏瞑眩而甘受其病也

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蓄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强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　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選南方學官有學行者教之○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爲翰林侍講學士

征北虜討東川蠻寇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

誥武臣

兵征東川普定等處寇○上以武臣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往罹法乃親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勳業保爵位并令其子孫誦習○晉府長史桂彥良卒

史臣贊曰漢高不事詩書狃于馬上之習晚年得陸賈不過發揮策畧之餘光武號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彥寂寥無聞一子陵不屑就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好文之主而溺于文詞狃于習俗帝王之道稽古之學槩未之聞我 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飢渴之于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雖暱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命諸將親延儒生至于辨經析義文多天縱神解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溺冠溲罵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一時將畧足備戡定而文儒粗業猶不甚稱 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發于庸輩是豈其所欲也故于陶安之喜甚加倚信晚年亟稱桂彥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封都督張赫爲航海侯

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巳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捍禦風濤勤勞之行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糧餉有功封舳艫侯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之八　終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九

東莞　陳建　著輯　　西湖高汝栻　參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　爿熇 貽數　校

愛民之過
其過可知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正月命潁國公傅友德統藩漢大軍征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紿砦於馬龍他郎甸之摩挲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諭吏部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貸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姦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諸城知縣陳允恭前任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即有過亦可用也召復還其官

〇陞浙江道御史凌漢爲右都御史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廉得其事故有是擢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歷代帝王廟

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爲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〇故元四大王來降上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

平緬平英多用火銃然必繼以三行象與人馬乃始翻走不若用電掃實也節節突出自能為繼歷閱隨覽

雲南。○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

上以綺帛鈔錠給賜之

三月。平緬思倫發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邊

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自反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

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摽射遠近。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月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衂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旣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蝟以死。巨帥刀斯郎斯郎理各

觀此卓敬有長孺之

中百餘矢鬣豕背上者相枕藉思倫僅遁去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夷讋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策士於奉天殿賜任亨太盧質進士及第以亨太爲翰林院脩撰質編脩

亨太盧陽人 上命建狀元坊以榮之建坊自此始質寧海衆州人 上奇其策擢寘第三後歷太常少卿戶部侍郎死於官

以卓敬爲給事中卓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 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 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亢尊卑無序

風為有識者先見

則可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但吾慮未及此耳。

卓敬浙江瑞安人。是年進士。建文中。遷禮部左侍郎。嘗密奏防宗藩之變。後竟死建文之難。

以齊太為禮部主事。旋轉兵部。時雷震謹身殿。上禱郊廟。太歷官九年。得臨祀。賜名泰。

太溧水人。累任卓太榜進士。洪武三十三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進袖手手冊進。簡要詳審。上大奇之。是今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子。

上召試官陳宗順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

執中正守之論

不難於歸命而難於歸後一心事上

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上覽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己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東莞伯何眞卒　上親爲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莞伯

按眞能保境安民識時達變歸命　眞主光被寵榮策勳盟府夫非一時羣雄所及歸朝之後復能一心事　上夙夜畏忌惟謹一時黨禍方熾而眞獨無所染事　高皇帝踰二十年未聞有微譴加焉此尤二

時功臣所難也若眞者可以爲賢矣

四月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中進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勞師費財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

虜遁去矣

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斬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王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幷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禽之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寶璽圖書金銀印馬駝牛羊無筭遣人入奏遂班師

按初元順帝遁于沙漠旣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十一年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

思帖木兒立九年値藍玉北征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爲下所弒其部屬皆奔散其後裔自是日微今所稱小王子即元裔也正統中之也先近日吉囊俺荅不孩之屬皆小王子之强臣也

都督俞通淵何福又帥師至曲津運河招降平章阿晚木等人口馬駝亦萬計乃旋師是役方大軍之追虜也進次遊魂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至一小山下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衆咸懽呼曰此　朝廷之福天之助也先是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立下至御足所屐而止至是泉湧悉與夢符○玉等還至京獻俘上大喜頒賜褒之進封藍玉涼國公食祿三千石賞郭英白金千兩

鈔八百錠彩緞四十疋餘有差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都督張銓從征平東川蠻有功
封永寧侯
記入濮英事
七月贈故金山侯濮英為樂浪公尋封其子璵為西凉
侯○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遣軍隨雲南逹兵至
常德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
誅之○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
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
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王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
元主妃慙愧自盡夷狄之人尚存廉恥良

心使信識責其何不拒之於初然是豈可以春秋之法責異類也哉

藍玉淫汚元妃不但損德乃干古之非以愼厥終幽字天威

懼自盡地保奴由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于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亾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蔡罕襲爵改封瀋陽侯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汙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於是論功行賞併左副將軍延安侯唐

宴將

賦平胡詩

阿資降

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御製諭武臣勅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爲遵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

九月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容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

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户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户所阿資等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傅友德等以精兵感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寧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弁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蹙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斂激變致亂坐罪

功過不掩
聖主哉
思除藍賊

封事萬言
皆治平良
規已選刻
皇明文範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乃為保守勑頒之使知警戒○勑五軍都督府申諭天下衛所屯種○進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孫恪為金寧侯

按王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仍鐫其過于券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謝 上降手勑褒嘉賜金銀鈔綺不貲○以庶吉士解縉為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

後凡章奏刻薄歸者皆不發

上親選授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言臣悉心而議論開明洪良千古無比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溍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隷○○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横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

愛縉至處雖父子無此真切

上慮縉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沐英自雲南入朝尋復還鎮立

片字精誠

衛越州屯兵守之

沭英自丁卯廣西何赤部酋長曰者滿曰實情結越州阿資爲叛英自將擒者滿實情誅之阿資亦降戊辰河資復叛遣寧正討之殺大頭并宗等五十八人餘獲千計阿資毋山降及是入朝 上宴於奉先殿賜金銀鈔綺不貲爲鳳陽造第 上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皆心服爾宜亟回以安之英乃回蠻酋長越境欵降回鎭二年順寧蠻猛吳馬成因爭龍甸遷怒傷官軍遣都指揮俞輸剛罪剛服不肯阿資復叛英親提兵至捕衡殺獲殆盡阿資僅以身免方捜捕逃匿有旨諭英還鎭阿資

善戰而兼以理財者也

遣子出降，英請於朝立衛於越州屯兵以鎮越州平英在鎮，治水利，通塩井，墾屯田，軍食饒足，

阿資者土官龍海之地越州夷言爲苦宗部元末龍海居之部屬倮儸儸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其地之陽除山謂峰之龍海遣子入朝詔以龍海爲本州知州尋復爲亂英以計擒之徙居遼東至塩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盜禁讐梗化而叛

見聖主報功之厚

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陛辭，賜賚有差，

陳建曰我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矣崇其爵焉重其祿焉未也復有山田之錫焉有佃戶儀杖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於世嫡焉未也衆子廣子皆官焉非乎尚公主則女爲王妃焉猶未也其

四處來朝以我城大寧又得王祥等守禦也自大寧捐棄𠘝門

還鄉也、有安富厥家之金帛焉、有造第之繒錢焉、有昔先塋之鈔錠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如此其周且厚者、厥後功臣多不克終、亦其自取也夫、

高汝栻曰、聖祖待功臣厚矣、然覧廣菓所記、不無疑焉、記云、常遇春北征、道經山西某縣、晉恭王與勞之、同吳侯伯四人、次日皆中毒死、或以王受上旨故爾、徐達病疽、上問所欲食、達奏欲食白馬肉、上殺御廐白馬以賜、不踰日、達死、湯和將歸鳳陽辭曰、臣年力頹邁、聖恩宥命、上變色曰、公開國功臣、當同享富貴、何出此言、比離京、泊河閘、舟漏淹死、乃舟人密受上旨、鑿舟沉之、宋濂安置夔州、將糴米無人與易、枵腹三日而死、未至郡時、已有旨令閉門事、皆未必然、然勢極則危、功高不賞、古記之矣、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東夷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各遣人來朝、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改詹事院為詹事府、以兵部尚書

始終而後雜不寧矣

致仕、唐鐸仍兼詹事、洪武初太子居文華堂、諸儒已迭班侍從、當時東宮官皆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院、至是上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屬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唐鐸爲人謹厚有德量、亦當是任、其以鐸爲詹事、仍兼尚書之職

鐸、鳳陽虹縣人、爲人重厚慎密 太祖稱其始友及臣數十年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其德量可見、

二月、命列侯諸將、練兵西北諸塞○禁武臣不得預民事、先是命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除軍民詞訟事、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司指揮耿良造

譙樓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斂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科民財違越禁例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外都司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指揮使司達五軍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擅取於民違者治罪○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時大軍征敗北胡朶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爲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陽曰太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毋歲朝貢

兀良哈古山戎也歷代為獯鬻奚契丹之種

遣行人齋勅旌滋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先是通政司言金華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礎執法不從 上嘉賞其稱職特遣賜鈔幷酒以旌其能

吳楨曰甚哉 聖主之嘉意守令也一勞丹徒知縣胡孟通金壇縣丞李思進又勞嘉興崇德縣知縣畢輝常州知府范好古蘇州知府王覲等 上既嘉獎如是下必益勵厥志以報 聖明循良之效有不待也哉。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等為士源初歛等八十二人為給事中 上以其適符元士之數改為元士至是又以六科為事之本源改為源士尋復改為給事中○狼洞黃

平偎洞貫平蠻

平蠻作亂命潁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貴州都指揮使司○七月故蒙古部虜也速迭兒殺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更定大明律書成命頒行之○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潁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安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恭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

曹泰駐瞿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金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昺、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濕。蛇虺蚊虻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病。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使至爾等

一如所諭。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沐英率兵討之、思倫發凡所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刀厮郎刀厮養所爲、乞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乃遣大用、賚勑往諭思倫發、大用既至麓川、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刀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上謂侍臣曰、典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

自是帝王發吻於此想見聖神鑑識之妙

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患難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大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為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愧服稽首而退 上退朝與侍

寅學識大故著作皆羽翼六經

臣論及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以撫德州同知陳龔爲太僕寺少卿

龔故元御史稱壽之子坐罪當戍上念其父死節特宥之擢是職

十月徵處士梁寅卒

寅字孟敬臨江人家貧力學一時名士多與之遊上徵天下名儒脩述禮樂寅就徵巳六十餘矣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將授之官以老病辭歸結廬石門山稱爲梁五經至是卒年八十二

作帝王廟於欽天山　上素重祀典其於古帝王尤所致意先是廟地界通衢褻而不嚴命徙建於欽天山之

讀公英姿、殺氣協奇、虎視眈發、別南鑾戈、稅晚

賜自五帝、三王、縱以三代、兩漢、唐宋、元勲碩德比伴者、列像於庭、每歲春秋二祭　上御宸極命大臣承詔祀事

高汝栻曰、初歷代帝王廟成、上親祀之。各獻爵畢、獨與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以有天下。比他人更難。特贈此爵。廟中帝王皆塑像。惟元世祖像、出淚痕透其面。上笑曰、癡韃子、爾失天下。夫爾所漠北之所本無。我取天下。取我中原之所本有。復何遺憾。言罷淚即收不復出。

故元遼王阿札失理寇邊屯朶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遂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為然。越二日、復趣師深入、六月至黒嶺鵝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馬疋數多、七月還至金鞍子山、復至黒

嶺寒山至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逵兀剌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我朝論開國功者必以六王爲稱首然詔定建寧貢茶額例其猶在寧河東甌上與開平岐陽

按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惟建寧茶品爲上所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薦新等號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立草場牧馬及寬各處稅局司商稅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熒惑入南斗○詔燕王及晉王分道伐虜○高麗國相李仁人囚國王禑而立子昌爲王遣使姜伯淮來貢尋仁人子成桂廢昌而立定

汶子相及

嚴寔得體

昌國院君王瑶主國事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王氏後實辛旽子禑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親定昌院君王瑶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伏望朝廷允所請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今云廢黜異姓擇立王氏宗親則前者來言童子入朝吾不聽者意必執國政者所爲今其情見矣且其貞僞莫知若果爲本國人民所推亦聽其自爲倘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爲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自取也爾且備咨其國人知之○命削潮州府學生員陳質兵籍遣歸進學通政使茹常引奏潮州府學生員陳質言

君之仁者吾養士哉太祖何可當之惟聖人能[illegible]推

父戍太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國恩教育顧賜卒業以圖上報　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縉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而後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用矣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燕王師至進郝故蒙古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王師既出古北口文皇帝

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
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
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
花等駐廬帳于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文皇帝
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
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
不花兒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
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文皇帝至
勿恐乃兒不花素聞文皇帝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
見文皇帝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

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適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肅清逆黨榜列勳臣凡五十七人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封者三人滎陽侯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

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靖海侯吳禎東勝侯汪興祖普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藍玉靖寧侯葉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因父功而封者四人開國公常昇靳春侯康鐸全寧侯孫恪西京侯濮璵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覩望而不覩望來歸者七人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

良臣、營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
黃彬、豫章侯胡美、共五十七人○罷龍里平壩二衛指
揮使○司國子監祭酒宋訥卒 上遣行人特致祭塟
於家官其次子復祖爲國子監司業
吳頴曰訥剛正威嚴在成均、倡學規、立師道、宿弊一
厘不黍其職而 高皇所以待之者亦極隆厚君臣
之契殊鮮倫比 上燕閑思欲見之不欲數召以勞
乃令畫工寫其神以來畫工受命於潛處簾幙時訥
方公服危坐不語畫工亟圖以進 上覽之收記明
日訥朝罷 上詢之曰昨日某時卿公服坐堂上乎
對曰然 上曰卿何故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
獻茶蹌而碎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
所致有負委任故令怒自訟因問 陛下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且笑而慰之更賜茶若干○故事文臣
四品無給喪費者而給自
訥始則恩遇之隆可知也

平都勻散毛散狗蠻

平九溪蠻

韓國之獄用解縉而代王國用論奏冤狀

置閤門使以前誠意伯劉基子仲景爲之○詔用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都勻安撫司散毛散狗長官司蠻民作亂凉國公藍玉遣鳳翔侯張龍率兵討平之○命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三月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右平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右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例賜海金銀鈔幣歸老於家是年海卒

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 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有以胡惟庸黨類爲言者上 亦不究也是春榜列功臣

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 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大怒遂賜善長死○詔求仙人張三丰

三丰一名玄玄姉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鍊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爲張邋遢有問之者終日不荅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卧雪中鼾如常時旣入武當徃來天柱五龍南岩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遇之爲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結草菴於展旗峯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徃不知所在至是 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覔召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後 文皇帝復遣胡濙徧徃物色之亦不能得岐陽王李文忠喜延異人其子景隆亦然故待三丰禮遇極隆臨別贈一簑笠告曰公家不出

千日當有奇禍必絕粒令留此二物急難時披簑戴笠流圈呼我我當為公地已靖難兵至景隆係獄詔絕其家糧食其家如三丰言呼之忽圈中前後皆生穀逾月熟刈食得不死。○洪武蔣異人非特三丰也有徐天明者見　上言國家運祚來數　上惡其惑衆將殺之問曰汝何年當死天明對曰今日午時死于緋衣小兒手中　上赦命老千戶衣青押出行斬後問千戶姓名蓋裴嬰也緋衣小兒隱語耳　上知其為異人命藝之又山西平陽有張金箔者善幻術　上命為之乃以瓶注水書符投之巨火四夾氣出如縷遂成五色雲布滿殿上又以蓮子擲金水河須刻開花萬朵嬌妍絕倫張乃剪紙為舟身坐船上唱采蓮歌拱手而去不知所在

詔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還鄉各賜金銀鈔幣有差

十月命劉基孫劉廌襲封誠意伯

初　上封基爵止其身不世襲也既而基忤惟庸為其所害基子璉為江西參政又為惟庸黨布政使沈

立本所會鬱憤成疾卒于官及惟庸敗　上甚憫之至是命建子薦襲封增祿賜劵子孫世襲

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學士劉三吾同徵至者儒臣安錢宰等修纂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妥者命儒臣開局翰林院凡其傳得者存失者正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書傳會選

又令儒臣修孟子節文

孟子節文

先是　上覽孟子至土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

孟子功臣

鑄渾天儀○更定六科官制○更定蕃國朝貢儀

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

按赫以據督海運功封侯後追論藍黨削除武以從平西番功封侯至是九十子典襲指揮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正月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仍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改封豫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以海運及防倭戰船

聖祖不但禮樂征伐制法爵賞即一巾服之微剗制宜民若此

所用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爲費浩繁命種桐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許觀貴池人鄉試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建文中仕至禮部侍郎死于靖難妻翁氏及二女亦死節云

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以學校爲國儲才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藍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線縧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上欲察民情數爲微行一日至神樂觀見道士於窓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對曰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 上去明日朝罷 上曰召神樂觀結網道士來命爲道官仍命所爲網巾十三頂頒

示十三布政司人無貴賤皆首裹綱巾遂爲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云元 楊維禎號鐵崖戴方巾見上上問此巾何名楊對曰四方平定巾 上喜命天下儒生皆戴之

四月慧星入紫薇垣○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麟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詔有差○ 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荅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此工勝張九齡進千秋金鑑矣

四月鑄渾天儀○ 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

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彭友信爲北平布政使時友信以貢至京師遇　上微行口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　上大悅問其藉命翌辰候於竹橋同入朝友信如言候久不至遂入朝　上召友信上殿前問故具以實對　上曰此秀才有學有行遂命爲北平布政使○命翰林院侍讀陳迪爲山東布政司參政捕殪羣盜民甚德之

征哈密

八月命都督宋晟劉眞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九月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僞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朵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〇賜長興侯耿炳文鏹錢造第鳳陽賜鈔與葺先塋黃白金銀彩緞優老於家〇嘉興府通判龎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　上以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自失信於天下也

抗之有故

以一典史而遂躋于都御史聖朝用人不拘資格惟其言之有關係耳若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時進此言身家兩破矣

二正之制大抵如此豈馮堅發有先見耶

上是之詔諭如律、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頤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愼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三曰撫夷狄以爲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其一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供給灑掃而已、然往昔之君多爲所制、由其爲左右近習之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養成內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去冗員以防異日擅權之

患。上加其言有關政體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勑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

高汝栻曰自古帝王崇重佛教則道流被斥興起道教則釋典受汰勢不並立其徒宗所守之入主出奴至與爲敵要之道家入人不深終不能與佛教角故寺院爲獨多魏世宗時自河洛關陝山東江北而言未及天下之半寺已一萬三千餘矣元時詔宣政院掌釋教共寺四萬二千餘所流衍至此不省何如唐會昌中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周顯德二年毀寺院三萬三百有奇此其英主作爲令人景仰今上固無意求仙亦無心佞佛其毀寺也肅清邪流之淆惑其存一所以居之也嫓崇佛道之遺意本來中正得禮真足推前古之法

山寺佞佛以代
興論乘上意已
直討

十二月、命都督俞通淵、統貴州辰沅各衛軍、征古州諸蠻洞○命皇太子巡撫陝西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命參贊清平衛軍事○命都督劉真自迤北往西創立甘州肅州城池操練軍馬屯種田疇○陞學官立於雜職之上○　皇太子還自陝西志欲定都洛陽為圖以獻

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

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逾陝西由是往來便之

高汝拭曰蜀之門戶歸巴閬險隘在楚形勢要害謂在我為要在敵為害正蜀所恃以為險近奉 朝議十許邑一切剗平以開道路闢門延寇自失其險甚爲失慮若謂太平無虞則秦關二百長江天險皆非治國所右矣今金陵有攔江不諸險虎躍江心大陀舟航莫可鑿去我神洲及六朝孫吳以來鑿去久矣

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毋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許吏擊登聞鼓 上謂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毋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

命擢寧海儒學訓導開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胥恕爲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

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以花茂爲廣東都指揮使司同知茂巢縣人任廣州常勦平陽春等縣叛賊與靖遠英德翁源香山等縣併海南雷州等處山寨猺賊蠻賊及倭賊至是陞都指揮同知上言廣州地方若東莞香山等縣逋逃蛋戶附居海島遇官軍則稱逋魚遇番賊則同爲寇不時出没刼掠人民殊難管轄請徙其人爲兵庶革前患又奏請添設沿海依山碉石神電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收集海民隱料無籍等軍守禦仍於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撥軍屯守詔從之